

从《篋中集》到《香奁集》看唐风之变

Change of Tang Style from Poems in from Qiezhong-ji to Xianglian-ji

朱文亮, 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在卷帙繁浩的唐诗典籍中,《篋中集》《香奁集》声名寡彰,同时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反映出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唐风之变。《篋中集》凄楚寒酸、局促狭小,于气象恢宏、激情澎湃的盛世气象中流露出一股“小家子气”,大相异趣于盛唐诗歌的审美主流,显示出“不合时宜”的气息。中唐以降,宫体复兴,《香奁集》敏感把握到时代脉搏,成为“宫体未艾”局面下的典型代表。二集之间的唐风之变体现在世风上的太平无象与意兴阑珊、士风上的冷眼旁观与自许风流、诗风上的乐府先声与齐梁徐韵三个维度,反映出诗歌发展与社会现实、士人心态的紧密联系。

Abstract

Among the numerous classics of Tang poetry, the collection of Xiang Lian and the collection of Xiang Lian are not well-known, but also have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reflecting the change of Tang sty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The collection in the trunk is sad and shabby, and the situation is narrow. It reveals a "small family spirit" in the grand and passionate atmosphere of the prosperous age.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esthetic mainstream of the poetry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showing an "untimely" atmosphere. Since the Mid Tang Dynasty, the palace style has been revived. The collection of Xiang Lian boxes has sensitively grasped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has become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palace style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change of Tang style between the two episodes reflect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ace and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world style, indifference and self indulgence in the scholar style, Yuefu pioneer and Qi Liang Yu rhyme in the poetic style, reflect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nd social reality and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关键词: 《篋中集》; 《香奁集》; 元结; 韩偓; 中晚唐诗

Keywords: Qiezhong-ji; Xianglian-ji; Yuan-jie; Han-wo; Mid and late Tang Poetry

一、前言

李唐之世是属于诗的时代，诚如闻一多《说唐诗》所言：“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闻一多，2009：228）“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郑临川，1984：96）仅《全唐诗》九百卷所收录就有近三千位诗人近五万首诗，故《御制全唐诗序》云：“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彭定求等，1999：1）伴随着卷帙浩繁的唐诗，自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诗集，其中自然有李杜韩柳之类遐迩闻名的集子，也有如《篋中集》《香奁集》这般声名寡彰的集子。《篋中集》《香奁集》一为唐人选唐诗的合集，一为唐人个人诗集，从时代上来看《篋中集》出于盛唐时期，《香奁集》出于晚唐时期，二集之间诗歌的内容、风格乃至诗人的心态、情感亦多有不同，明显体现出二集之间的对比与冲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范文澜，1962：675）因此明胡应麟《诗薮》言：“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胡应麟，1979：59）清施补华《岷佣说诗》谓：“七律至中唐而极秀，亦至中唐而渐薄。盛唐之浑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纤小，自中唐日开。故大历十子七律，在盛衰关头，气运使然也。”（王夫之等，1963：993）根据现代文学理论来看，《篋中集》《香奁集》二集之间强烈的对比与冲突，反映出文学活动中世界、作者、作品等多个方面的变化，这种多维度的变化不妨总结性表述为唐风之变。本文拟将《篋中集》、《香奁集》二者进行比较，探讨盛唐与晚唐之间的唐风之变，考察唐诗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不合时宜”的《篋中集》

李泽厚《美的历程》论及盛唐诗歌云：“唐代也许恰似这两者统一的向上一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李泽厚，1981：127）盛唐诗人辈出，风格齐备，但举凡浑厚雄壮、飘逸清雅、沉郁悲壮等主流风格中，无不透露出与时代及社会背景相符的所谓“盛唐气象”的精神底蕴和审美气质。而于此气象恢宏、激情澎湃的李唐盛世之中，《篋中集》以凄楚寒酸、局促狭小的“小家子气”而成为太平气象之下刺耳的哀音，成为一个盛唐气象中不和谐的音符，与盛唐时期诗歌主流审美大相异趣。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十九》云：“‘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严羽，1983：229）以此视之，《篋中集》之风格置诸中晚唐则可，置诸盛唐之世，则颇为不类，故《篋中集》诚可谓“不合时宜”之作。实际上，《篋中集》的不合时宜在元结所作《篋中集序》中已可得见：

“元结作篋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年，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颂，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也。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致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于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祖绝者，不见近作。尽篋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传之亲故，冀其不亡于今，凡七人诗，二十二首。时乾元三年也。”（元结等，1978：27）

司马迁《史记》云：“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1999：2414）又《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班固，1999：2067）元结于序中表明此集之订是感于沈千远、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诸人“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颂”的人生遭际，与太史公作《史记》之心迹类同。从诗集的命名来看，则寄寓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则有太史公《报任安书》中“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

人通邑大都”（班固，1999：2068）之意。《说文》卷十二释“篋”云：“藏也。从匚夾聲。篋，匚或从竹。苦叶切。”（段玉裁，1981：636）《庄子·胠篋》：“将为胠篋、探囊、发匱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緘、滕，固扃、鑄，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王先谦，1987：85）《晏子春秋·杂下十八》：“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篋篋之藏也，仁人不为也。”（吴则虞，1987：411）《荀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篋篋，实府库。篋篋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陈寿，1999：1077）其中之“篋”，皆有收藏储备之意，《篋中集序》云“欲传之亲故，冀其不亡于今”（元结等，1978：27）亦同此意。二则有寻常诗篇之意。《三国志·韦曜传》：“此人家篋篋中物耳。”（陈寿，1999：1077）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王家见二谢，倾篋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1983：696）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李清照，2002：310）序中“尽篋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篋中集”（元结等，1978：27），亦有搜罗诸人篇什，汇而为集之意，则集中之诗亦诸人日常之作，能代表其一往风格。

从《篋中集》命名上的这两层意思来审视，则该集的落寞处境颇可预见，而从集中收录的诗篇来看，此集“不合时宜”的意味则更为浓厚。今统计《篋中集》收录诗作情况如下表。

表 1: 《篋中集》收录诗作情况统计

诗集	作者	篇目	数量	占比
《篋中集》	沈千运	感怀弟妹、赠史修文、濮中言怀、山中作	4	16.66%
	王季友	别李季友、寄韦子春	2	8.33%
	于逖	野外行、忆舍弟	2	8.33%
	孟云卿	古乐府挽歌、今别离、悲哉行、古别离、伤怀赠故人	5	20.83%
	张彪	杂诗、神仙、北游还酬孟云卿、古别离	4	16.66%
	赵征明	回军跛者、挽歌词、思归	3	12.50%
	元季川	泉上雨后作、登云中、山中晓兴、古远行	4	16.66%
总计	7	24	100%	

元结编订《篋中集》共收录沈千远、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 7 人共 24 首诗，内容上多为别离、悲悼、伤怀、哀叹，情感上多凄楚寒酸、冷眼旁观，风格上多自然简朴、寄寓规讽，手法上多不饰雕琢、得其朴质，所有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整本《篋中集》与盛唐气象的格格不入。方回《瀛奎律髓》云：“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方回，1986：529）高棅《唐诗品汇》称：“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古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高棅，1988：8）无论是方回所概括之浑大、格高、语壮，还是高木秉举称之盛唐诸家风格，《篋中集》皆不可归入。《汉书·哀帝纪》有“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班固，1999：238）之语，费衎《梁溪漫志》载王朝云谓东坡“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衎，2004：134），《篋中集》处于盛唐之时，而诗风与时代大不相符，又无盛唐气象与张扬气概，反有中晚唐萎靡之风与衰败气息，亦可谓之为盛唐诗集中的“不合时宜”者。

三、“官体未艾”的《香奁集》

高棅《唐诗品汇》论中晚唐诗云：“大历、贞元，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

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曳勉气格，特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高棅，1988：8-9）《香奁集》正是风骨顿衰之中晚唐时期的一本集子，虽然据《梦溪笔谈》载“和鲁公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胡道静等，1998：521）。此外，此集作者尚有韩熙载、冯延巳诸说，但一般认为当为晚唐韩偓所作，本文亦从此说。中晚唐时期之诗风骨顿衰、不复初盛唐气象，较为明显的则有三种趋向：一则苍凉伤感、清苦幽僻，走向沉吟一派；二则清新自然、唱和自在，走向山水一派；三则绮靡旖旎、纤细秾丽，走向花间一派。韩偓为李商隐外甥，李商隐曾称“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彭定求等，1999：6234），而李商隐与作为花间派鼻祖的温庭筠合称“温李”，更有“温李体”行于诗，故韩偓在诗风难免受温李影响而多香软气息。韩偓《香奁集自序》云：

“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谓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董浩等，1983：8739）

此序与《花间集》序颇有异曲同声之妙，所谓“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与《花间集》之“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婣娟，休唱莲舟之引”（崔黎民，1997：18）可谓类同。韩偓序云“望以功掩过”，而历代对《香奁集》之批判亦实不为少，严羽《沧浪诗话》称“皆裾裙脂粉之语”（严羽，1983：69），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云“香奁太褻”（方回，1986：291），张戒《岁寒堂诗话》谓“俳优之词”（何文焕，1981：451）。同时亦有以比兴、寄托之说为其辩者，如《四库全书总目》言：“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於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於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废，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纪昀等，1999：785）方回《瀛奎律髓汇评》载冯舒谓：“能作香奁体者定是情至人，正用之，决为忠臣义士。”（方回，1986：279）然难免有比附史事、牵强回护之嫌。唯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将《香奁集》与时代风气关联解读，则可谓实在：“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娼妓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陈寅恪，2001：89）又云：“孙序作于中和甲辰，即僖宗中和四年。韩序中所谓庚辰辛巳，即懿宗广明元年及中和元年。然则进士科举者之任诞无忌，乃极于懿僖之代。”（陈寅恪，2001：90）实际上中晚唐诗歌的转向无论是走向沉吟、山水、花间中的哪一派，都是与时代变局、社会风气紧密相关的，因此对于《香奁集》无需揶揄亦无需回护。

当南朝之世，民风开放、歌舞发达、郑卫之音、复行于时，《南史》载：“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李延寿，2000：1134）《南齐书》亦云：“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箫子显，2000：401）于是风格上纤弱柔靡的齐梁之音大盛，内容上吟咏宫闱的齐梁体与宫体诗风行。《梁书》记：“（简文帝）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姚思廉，2000：73）刘师培称：“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晋，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紵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刘师培，1959：94）及至隋唐接替，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复绝宇宙、兴象玲珑，闻一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乃谓之涤荡“梁、陈、隋、唐四代宫庭所遗下了那份最黑暗的罪孽”，“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闻一多，1993：28）。而中唐以降，部分诗人性耽绮语、好作艳体、纵情舞榭、喜于冶游，于是齐梁之风、宫体之格乃余烬复起、寒灰更燃，韩偓自序“随即编录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谓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董浩等，1983：8739），则该集旨趣自在齐梁之间，意同花间本色之类，可谓晚唐“宫体未艾”之集也。至于胡应麟《诗薮·近体中》云：“至吴融、韩偓香奁脂粉，杜荀鹤、李山甫委巷丛谈，否道斯极，唐亦以亡矣。”（胡应麟，1979：85）虽或过之，而不无道理。

四、从二集之间看唐风之变

《篋中集》与《香奁集》两部诗集对照之下是颇显矛盾冲突的，一部显得“不合时宜”，一部显得符合时代；一部是盛唐气象下的“小家子气”，一个是晚唐衰世中的香软诗风；一部预感到盛世表象下的衰败气息，一部体现了黑暗前的齐梁风气。然而二集于吟咏情性这一点上确是共同的，无论是《篋中集》的凄楚寒酸，还是《香奁集》的绮靡旖旎，都是一代士人之心态的真实表达。钱谦益云：“文章途辙，千途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钱谦益，2003：1345）“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钱谦益，2003：759）缪钺亦云：“抑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缪钺，2008：44）从诗歌的言情本质来看，《篋中集》《香奁集》无疑都是真挚而不伪作，坦诚而不矫饰的，而二集之间所变现出来的盛唐到晚唐的种种抵牾，则体现了这一历史时间段内唐风的转向与流变。按照现代文学理论来看，《篋中集》《香奁集》所反映出来的唐风之变现象，以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中所提出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组成的文学活动四要素理论来解读或有所启迪。抛开读者这一因素，二集间世界、作者、作品这三个要素可以概括为世风、士风、诗风。本章围绕《篋中集》《香奁集》二集，通过分析两者在世风、士风、诗风三个维度的演变，探讨唐风之变。

（一）世风：太平无象与意兴阑珊

大唐盛世普遍给人以处于鼎盛期的大帝国印象，史书之间的描写以大多印证着这种印象，如《旧唐书》载：“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刘昫，2000：213）《资治通鉴》云：“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司马光，1956：7880）这些描述似乎都是从整个时代或社会的层面来颂扬盛世面貌，然而在《篋中集》中，则从社会下层及个人层面显示了在这时期盛世表象之下的另一幅场景，少有润色鸿业的铺陈书写，多是狭楚寒酸的真实表达。《资治通鉴》载唐文宗朝云：“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司马光，1956：7880）唐文宗之世自然已处中晚唐之时，然“太平无象”的社会现状在《篋中集》中却是普遍存在的。如沈千运《濮中言怀》一诗：

“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人生各有志，在余胡不激。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讟。栖栖去人世，迢递日穷迫。不如守田园，岁晏望丰熟。壮年失宜尽，老大无筋力。始觉前计非，将贻后生福。童儿新学稼，少女未能织。顾此烦知己，终日求衣食。”（元结等，1978：28）

沈千运身份寒微、困顿穷迫，《唐才子传》载云：“天宝中，数应举不第，时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来濮上，感怀赋诗曰：‘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落当捐弃，贫贱招谤讟。’其时多艰，自知屯蹇，遂浩然有归欤之志，赋诗曰：‘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不来城邑游，礼乐拘束人。’又曰：‘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遂释志还山中别业。”（傅璇宗，1987：425-427）以此观之，《濮中言怀》中“五十无寸禄”“迢递日穷迫”诸语，实为其生平失意之写照，至于“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之语，则有端居耻圣明之意味，盛唐之下寒微士人之生存实际，或可一见。又如孟云卿《今别离》之“远道行既难，家贫衣裳单”（元结等，1978：30）、张彪《杂诗》之“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元结等，1978：32）、赵征明《回军跛者》之“常恐道路旁，掩弃狐兔莹。所愿死乡里，到日不愿生”（元结等，1978：33）之类，无不揭露出在雄浑气壮的盛唐气象之下下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生活现实，此为盛唐太平无象的真实写照。

遍览《香奁集》，其内容多脂粉韵事，但由于晚唐客观的衰世现实，使得在绮靡旖旎的缱绻氤氲文字间依旧透露出意兴阑珊的一面，与初盛唐间扬鞭踏花、胡姬当酒的潇洒张扬毕竟不同。如《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往年同在鸾桥上，见倚朱阑咏柳绵。今日独来香径里，更无人迹有苔钱。伤心阔别三千里，屈指思量四五年。料得他乡遇佳节，亦应怀抱暗凄然。”（彭定求等，1999：7907）又如《江楼二首》：“鱼是鱼苦笋香味新，杨柳酒旗三月春。风光百计牵人老，争奈多情是病身。”（彭定求等，1999：7897）同样是跌荡靡丽、绮靡幽深的表现内容，然而相对于初盛唐之时的种类作品而言，语句间始终有着晚唐消沉萎靡的精神气象，这是诗歌受时代之影响而自然呈现的结果，虽满是缱绻香软词句，而始终意兴阑珊。从《篋中集》到《香奁集》之间所反映出世风由太平无象到意兴阑珊的转变，反映了盛

唐到晚唐之间李唐帝国无可避免的衰落现实，这种世风自然会潜移默化影响着诗歌创作。

(二) 士风：冷眼旁观与自许风流

唐徐夤《上卢三拾遗以言见黜》云：“冷眼静看真好笑，倾怀与说却为冤。”（彭定求等，1999：8245）所谓冷眼旁观，即以一种冷淡的眼光和客观的心态来看待一切，在《篋中集》中则体现为仿若置身于盛世之外，而以底层士人的视角来盛世所看到的一切客观事实，从而显得更为真实也更显冷峻。如孟云卿《古乐府挽歌》：“草草闾巷喧，涂车俨成位。冥冥何得尽，戴我生人意。北邙路非遥，此别终天地。临穴频抚棺，至哀反无泪。尔形未衰老，尔息犹童稚。骨肉安可离，皇天若容易。房帷即灵帐，庭宇为哀次。薤露歌若斯，人生尽如寄。”（元结等，1978：30）又如赵征明《挽歌词》云：“寒日蒿上明，凄凄郭东路。素车谁家子，丹旌引将去。原下荆棘丛，丛边有新墓。人间痛伤别，此是常别处。旷野多萧条，青松白杨树。”（元结等，1978：33）此二首皆为挽歌，然语句间或陈述事实、或描摹现状，几无较为强烈的主观情感流露，无论是“骨肉安可离”“人生尽如寄”，还是“人间痛伤别，此是常别处”，都以一种旁观陈述的语气来表达人生如寄的现实，既没有悲恸的情感表达，也没有哀伤的情感流露，客观冷峻、平淡真实。

又如张彪《神仙》诗：“神仙可学无，百岁名大约。天地何茫茫，人间半哀乐。……长老思养寿，后生笑寂寞。五穀非长年，四气乃灵药。列子何必待，吾心满寥廓。”（元结等，1978：32）孟云卿《伤怀赠故人》诗：“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二十学已成，三十名不彰。岂无同门友，贵贱易中肠。……乐互喧奏，独子备笙簧。坐中无知音，安得神扬扬。愿因高风起，上感白日光。”（元结等，1978：31）此二诗表达“神仙可学无，百岁名大约”“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的心态，然而《神仙》诗既未落脚于对成仙之事的向往，《伤怀赠故人》亦未沉湎于伤怀悲别之情的抒发，诗中的主观情感较为平淡，虽言及性命生死之事，而宛若旁观闲事之人。

如果说《篋中集》是以旁观者的冷峻视角来看待盛唐气象下的社会百态，那么《香奁集》无疑是以一个热切的社会参与者的眼光来描绘晚唐绮靡风气的。因《香奁集》大多为韩偓早年时期作品，而其自序云“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董浩等，1983：8739），又有集中《自负》诗云“人许风流自负才，偷桃三度下瑶台。至今衣领胭脂在，曾被谪仙痛咬来”（彭定求等，1999：7913），韩偓自是以风流自许的，故集中或描绘秦楼楚馆场合、或表现女性事物之美，皆为此心态呈现。如《席上有赠》诗：“矜严标格绝嫌猜，嗔怒虽逢笑靥开。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鬓垂香颈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莫到风流无宋玉，好将心力事妆台。”（彭定求等，1999：7902）《闻雨》诗：“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彭定求等，1999：7899）《半睡》诗：“抬镜仍嫌重，更衣又怕寒。宵分未归帐，半睡待郎看。”（彭定求等，1999：7900）气氛可谓旖旎蕴藉，描写可谓细腻精美，虽内容上限于以女性为中心的事物，格调上亦鲜涉家国情怀之抒发，然而词句清绝，蕴含惆怅，幽深静美，亦可谓呈现晚唐一代士人之心态，以观一代之士风。

(三) 诗风：乐府先声与齐梁馀韵

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革新诗歌，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1999：962），又在《新乐府诗序》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1999：52），影响颇为深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郭茂倩，1979：1262）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胡震亨，1981：2）清王士禛《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王夫之等，1963：151）而从时间上来看，《篋中集》的编订与“新乐府运动”的发起是前后连续的，而诗歌的内容与创作手法上亦多有相通，故或可谓《篋中集》为乐府先声。

“新乐府运动”论诗主张“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1999：960）“其辞质而径”（白居易，1999：52）“其言直而切”（白居易，1999：52）“其事核而实”（白居易，1999：52）“其体顺而肆”（白居易，1999：52），这些原则和要求在《篋中集》中实际上是有体现的。如《悲哉行》：“孤儿去慈亲，远客丧主人。莫吟辛苦曲，此曲难忍闻。可闻不可见，去去无形迹。行人念前程，不待参辰没。朝亦常

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元结等，1978：31）又如《泉上雨后作》：“风雨荡繁暑，雷息佳霁初。众峰带云雨，清气入我庐。飒飒凉飙来，临窥愜所图。绿萝长新蔓，裊裊垂坐隅。流水复檐下，丹砂发清渠。养葛为我衣，种芋为我蔬。谁是畹与畦，弥漫连野芜。”（元结等，1978：33）以上诗歌具有强烈的汉乐府风格和现实主义精神，对于社会现实给予强烈的关注。纵观《篋中集》诸篇，所表现的多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场景和生存局面，这与后来新乐府运动的风格是一致的。“新乐府运动”有无取法于《篋中集》不好说，但谓《篋中集》为新乐府运动之先声当是成立的。

如果说为“乐府先声”的《篋中集》体现了诗歌发展中的革新，那么韩偓《香奁集》则体现晚唐时期诗歌复古的一面，反映出沉寂已久的宫体诗风在晚唐这个社会环境中寻求到了复兴与发展的土壤，《花间集》《香奁集》或可谓“齐梁馀韵”之集。虽然韩偓《香奁集》历代多受诟病，或多有以比兴、寄托之说为之回护者，但从客观上来看，这种齐梁馀韵的影响是受晚唐环境及词体萌芽推动而出现的普遍现象，并非一家一集之例，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香奁集》有其本身的地位与价值。

综上，《篋中集》与《香奁集》的对比，揭示了盛唐至晚唐诗歌风格的转向。《篋中集》以元结所辑的寒士诗为代表，通过写实笔触揭露盛唐表象下的社会疾苦，其“凄楚寒酸”的基调既是对新乐府运动“根情、苗言”原则的先导，也折射出土人对盛世危机的敏锐感知。而晚唐韩偓的《香奁集》则以绮靡诗风复兴齐梁时期的宫体诗风，反映士人在政治衰颓中转向闺阁情感的补偿心态。二者虽风格迥异，却恰好符合钱谦益所言“真诗”标准：前者以“真怨诽”直击社会矛盾，后者以“真好色”坦露私人情感，均具“一字染神”的艺术真实。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看，这一转变实为世风、士风、诗风三重维度互动的结果。唐风之变不仅是诗艺的嬗递，更是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的镜像。《篋中集》的“预衰”与《香奁集》的“返艳”，共同构成了唐诗从社会关怀向个人化书写过渡的完整链条。

五、结语

《篋中集》与《香奁集》，两部在卷帙浩繁的唐诗典籍中声名不彰的集子，却如两颗遗珠，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唐代诗歌乃至社会文化演进的微妙光谱。前者诞生于盛唐之世，却以“凄楚寒酸”“局促狭小”的“小家子气”，成为恢宏气象中一道刺耳的哀音；后者成于晚唐衰世，却以“绮靡旖旎”“香软秾丽”的宫体诗风，成为时代风尚下的典型书写。二者在时间轴上分居盛唐、晚唐，在风格上判然有别，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对比结构。通过对其文本、语境与接受史的深入剖析，本文不仅揭示了两部诗集各自的文学特质与历史境遇，更以此为棱镜，透视了从盛唐至晚唐“唐风之变”的复杂图景。这一图景体现在世风、士风、诗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深刻揭示了文学发展与社会现实、士人心态之间交织互动的内在机制。

第一，在世风层面，呈现出从“太平无象”到“意兴阑珊”的演变。《篋中集》于盛世中书写个体的“穷迫”与“无禄”，揭露了表面繁荣下的社会不公与民生艰难；《香奁集》则在衰世中以绮语包裹着无奈与颓唐，即便是寻欢作乐也透露出对时代与人生的深层倦怠。二者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李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社会整体氛围从外拓自信转向内敛消沉的总体趋势。

第二，在士风层面，体现出从“冷眼旁观”到“自许风流”的转向。《篋中集》作者群多属沉沦下僚或寒微士人，其诗作常以冷静、客观近乎白描的笔法，记录所见所感，情感表达克制，有一种疏离于主流盛景之外的“旁观者”视角。而《香奁集》的作者则主动投身于都市的冶游风尚，以“风流才子”自居，其创作是沉浸式参与并美化这种生活方式的产物，体现了士人群体中一部分成员在面对政治失意与社会动荡时，转向个人情感与感官体验的寄托。

第三，在诗风层面，则显示了从“乐府先声”到“齐梁馀韵”的流变。《篋中集》语言质朴，内容贴近社会现实，继承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在艺术手法上为新乐府运动提供了先期的实践经验。而《香奁集》则重在词藻、意象、情境的精致营造，情感表达婉约含蓄，明显接续了宫体诗风的传统，并在晚唐的土壤中与新兴的词体文学相互渗透，代表了古典诗歌在特定历史阶段向唯美、抒情方向的一种深化与转型。

《篋中集》与《香奁集》的迥异风貌，绝非偶然，而是盛唐与晚唐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

心理氛围、文化消费趣味直接作用于诗人群体及其创作实践的必然结果。这有力地说明，文学风格的变迁，其根本动力在于时代语境的整体性转换。文学史叙述在关注李杜韩柳等高峰的同时，不能忽视如《篋中集》《香奁集》这样处于边缘的文本。它们或许不符合当时或后世的主流审美标准，却可能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未来的潮流（如《篋中集》之于新乐府），或集中体现了某一时代被主流叙事所掩盖的复杂侧面（如《香奁集》之于晚唐士风）。正是这些“不和谐音”与“非典型样本”，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丰富、立体、充满张力的全息图景。

总之，从《篋中集》到《香奁集》，不仅仅是一次诗歌风格的简单对比，更是一段浓缩的唐风变迁史，一次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深刻演示。它们像两面镜子，一面映照出盛世光环下不曾褪色的灰暗底色，一面折射出末世帷幕前依旧闪烁的华丽光影。在两者的对视与对话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伟大王朝在文学中的精神历程，也再次印证：诗，永远是历史最敏锐的神经，也是最深情的回响。

参考文献

- 班固.(1999).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白居易.(1999). 白居易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崔黎民.(1997). 花间集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陈寅恪.(2001). 元白诗笺证稿.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寿.(1999). 三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 董浩等.(1983). 全唐文. 北京: 中华书局.
- 费衎.(2004). 梁溪漫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方回.(1986). 瀛奎律髓汇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傅璇宗.(1987). 唐才子传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 高棅.(1988). 唐诗品汇.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茂倩.(1979). 乐府诗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何文焕.(1981). 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 胡道静等.(1998). 梦溪笔谈全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胡应麟.(1979). 诗薮.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震亨.(1981). 唐音癸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纪昀等.(199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箫子显.(2000). 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清照著, 徐培均笺注.(2002). 李清照集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延寿.(2000). 南史.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泽厚.(1981). 美的历程.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刘勰著, 范文澜注.(1962). 文心雕龙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刘师培 . (1959). 中国中古文学史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刘昉 . (2000). 旧唐书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缪钺 . (2008). 诗词散论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彭定求等 . (1999). 全唐诗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钱谦益 . (2003). 钱牧斋全集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司马光 . (1956). 资治通鉴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司马迁 . (1999). 史记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王夫之等 . (1963). 清诗话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王先谦 . (1987). 庄子集解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王先谦 . (1988). 荀子集解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闻一多 . (1993). 闻一多全集 .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 闻一多 . (2009). 唐诗杂论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吴则虞 . (1987). 晏子春秋集释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许慎撰 , 段玉裁注 . (1981). 说文解字注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严羽著 , 郭绍虞校释 . (1983). 沧浪诗话校释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姚思廉 . (2000). 梁书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余嘉锡 . (1983). 世说新语笺疏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元结等 . (1978). 篋中集 . 载于《唐人选唐诗十种》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郑临川 . (1984).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

作者简介

朱文亮, 博士, 广州理工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 讲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中韩文人交流。

致谢

本文系广州理工学院 2024 年校级质量工程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研室”(项目编号 2024XZLGC17) 的阶段性成果。